



小四海堂叢書

詠史

九

134
136
9



門 1 曾 4
號 136
卷 9



詠史

信史

詠史

羽倉用九士乾著

管夷吾。齊桓伐楚。載面屈完而還。遽圖封禪。
量小可知。夷吾責楚。不問僭稱罪。唯以易致之。
貢茅易辨之。膠舟者。非憚楚師之強。憂戰捷之。
後不能蓄小白之矜滿也。夫子微管仲語。亦嘉
夷吾蓄君爾。

漢水豈難濟。恐加王夸矜。所以聽盟會。不尤楚僭稱。
先軫

逞志君無討。匹夫宜自死。免胄入狄師。肖我三河士。

亦范文子釋
楚以為外懼
之意而不欲
露之仲父幾
多苦心為先
生所一瞥觀
破
此擬得妙

一面照魔鏡

趙盾主少則便於專政故背秦立靈公非憚
穆嬴之逼

夏炎方熾赫何有未亡人貪權立少主背約拒強隣
秦穆公

蕩刷羌戎風尚文從古制宜哉尼父編刑潤收秦誓

豫讓

吞炭心彌赤漆身膽不磷擊衣報故主以恥世間人
蔡澤趙良之說商君礪切甚於澤而鞅不能
納身被車裂然非鞅才降於應侯我觀澤之代
應侯數日免毫無戀著之態見機明決胃裡所

蓄素有足撲滅睢貪權者矣

秦相熱腸多應侯尤太甚蔡君拊背談一服清凉飲

其二

柚子外奇醜劈之尤馥芳誰知曷鼻客一見陞崑廊

三閭大夫周敬王自狄泉入成周王子朝奉

周典籍而奔于楚

周籍移荆楚文冠四方所恨流哀怨兵勢稍不揚

延陵季子泰伯三讓季子四讓

觀樂論未然延陵倣祖先哿矣吳公子五湖釣翠煙

其二 嬰曰平仲瑗曰伯玉僑曰子產肸曰叔

使范睢令終
賴此一服清
凉飲蔡澤真
是國手

好戲謔

前人未有道
及之者

筆有千秋

佳公子心事
千載下使人
有餘悲

安得此一快
手再振起未
俗

所謂階前萬
里奸臣箝制
其君必用此
術可懼
復使後人哀後人也可勝痛哭哉

向

泰伯以來仁麟經第一人。嬰瑗僑胥輩。目擊醉濃醇。

信陵君

日唯耽酒卮。誰識信陵悲。不管離兵柄。徧憂宗社危。

齊威王。王封卽墨大夫萬家。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齊國大治。

挈領上風振。塵衣頓灑然。烹阿封卽墨。威行速郵傳。

秦二世帝宦者。起承用宦者語。

臣不敢上言。故得至今日。望夷宦者言。誰不爲膽慄。

呂不韋。似我指不韋。螟蛉指祖龍。

似我拉螟蛉。祝之要類我。不圖生毒鉞。奇貨爲奇禍。

其二

不韋圖秦位。弦高僞鄭使。四通五達都。高賈自多智。

陳涉

斬蛇與狐鳴。均是託祥禎。後世判真僞。只由成不成。

西楚霸王

殺嬰秦人背。殺心楚將離。天下皆西向。獺鷲羽自爲。

漢高帝

雙璧免鴻門。萬金間亞父。漢家戡定功。一半賴阿堵。

其二。睢水之敗。狂飈暴起。帝出重圍。呂氏亂。

天道好還其
禍自取也昧
者以爲得策
可憫
講利世界士
人常愚尚賈
獨智維昔然
可歎

阿堵若是用
來便不腐臭

亦賴暴麟平勃誅產祿火德實利於得風
火德得風利彭城亂楚師蕩清茲有感親製大風詞
武帝

革朔正天時拓疆窮地陸意盈晚暮況已見秋風辭

其二

奚唯勇改過更有審先幾未病舉金霍無辜誅趙妃

其三

帝憂旱亢公孫卿曰黃帝封禪天旱三年乾封也

果有三年旱下民誠可憐假令得萬壽誰敢慕神仙

宣帝

帝生躋下有毛毛屬唯免躋毛

卯金刀湊合
妙

落想亦奇

誅心之筆

地下有知蕭

相必愧汗浹

背

不惟議論好

詩筆亦佳

人君多異表未有躋生毛明視果神物入纘卯金刀

蕭何

薦信者誰也殺之亦匪他何圖寅勅者曾裡森鈞戈

新城三老董公

縞素告天下出師乃有名漢家龕定業大半董公成

高山四皓三老處而有為四皓出而無為蓋

方戡定之日傷夷未痊無為却為有為彼此一

時各得其宜也

異哉黃綺輩一出何攸為早得蕭曹意贊成清淨期

司馬子長周赧亾於秦而史曰取之六國秦

嬰亾於漢而遷陞羽本紀嫁怨西楚皆執管者
多少苦心

亭長亦秦民意憎代趙氏史公紀項王炎惠殊新美

賈誼

賈生實才所論事事可用而唯此一事得行可歎

夫子告回後孰能論夏正爾還三百祀唯有洛陽生
光武帝出帝賜書單于曰念單于國未安方厲

武節以戰功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

未以齎朕不愛小物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單于乞樂器帝賜以良弓柔道治華夏武威御九戎

其二

駕御有術自是英主作用

確

易儲為社稷何肯關麗華堪笑淺儒輩以為明主瑕

孝明帝出帝嗣位明年正月率公卿百官朝原

陵儀如元會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各占

其郡國穀價及民所疾苦遂以為常

三代以後之盛事

初政立斯儀民愈厭恭欺易儲洵當矣千載想咸熙

少帝董卓之亂閔貢扶帝與陳留王夜出逐

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

前斬白蛇起後追螢火亾漢家四百祚蟲豸作祥殃

文章馬援

奇論

自謀不然所以為伏波

文遠為人謀輒勸退一步自謀或不然鵠髮冒瘴霧

自肺肝流出者乃然

曹瞞雖奸雄其愛才可嘉

諸葛武侯杜鎮南自稱不為詩變言歌
 文章至魏晉讀者厭腴脂一掃復三代遺令與出師
 宋均共九江舊多虎暴均為太守逐殘酷吏虎
 暴頓消
 下車撤穿弓虎暴渡江東想君尤聰慧針脚醫頭痛
 蔡文姬琰琰再嫁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
 操蓬首徒跣叩頭請之音辭清辯操感其言原
 祀罪時且寒賜巾履襪因問家書猶憶識不曰
 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繕書呈之文無遺誤
 蓬首請夫罪曹公憐赦之徵筆賜巾履風流彼一時

天下唯好漢知好漢

若燃犀照怪

李孚曹公率師圍鄴孚將三騎詭計入城公
 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復
 以詭計出城及鄴已降城中士民尚擾亂不已
 孚來謁公叩頭謝罪請入城鎮定公曰卿乃還
 宣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
 孚膽大於身操量濶乎海英雄智士言誠足消磊魄
 魏武帝東京策士恭勤乃由為節義所縛東
 董卓亂後謀臣蝟出或似東風一扇冰解漸流
 眾卉萌茁矣
 一掃東京風剋方為曠達阿瞞真老奸易俗便篡奪

賈詡 董卓伏誅。部下將解散。詡勸李傕郭汜等反旌天下再亂。

卓死人稍安。孰還開禍端。文和三寸舌。平地起波瀾。晉宣帝 帝將畧諸葛之匹。岐山閉營不戰。甘受巾幗之辱者。意在篡魏故也。

狼顧魏宮闕。心何在上邽。所以遇忠武。閉營甘伏雌。惠帝

億兆臣民哭。彼殊不省知。呆絕聞蛙噪。為問官邪私。安帝 帝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饑飽。亦待人而知之。呆愚視惠帝。更加數層。

帝誠同土偶。寒暑亦無知。三馬積不善。天仍生呆兒。

羊叔子 吳陸抗于江陵北作大堰。過水絕寇。

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即決之。祐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抗遺祐。

酒。祐飲之不疑。抗疾祐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

多諫之。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戰場逞詭傾。交際底欺誠。二公雅量致。千載仰芳聲。

賈充 充將出鎮秦涼。百僚出餞。夕陽亭。荀勗。

私焉。勸以結婚。太子停行。充女遂入儲宮。禍亂。

胚胎焉。南風賈妃字。

似古歌謠

議論好詩亦鍊

有醒時則不能免死時世可痛

斷能成功千載明鑑

餞宴夕陽亭。賈荀灰語熟。南風入掖垣。春燕巢林木。

荀勗

省官宜省事。省事宜清心。勗也吐斯語。草娘講女箴。

劉伯倫

司馬受禪年。伯倫附醉眠。往處桃源在。禍泉即福泉。

嵇叔夜

鍛與琴與詩。頗誤醉生涯。悲夫叔夜死。由有半醒時。

溫嶠。元康之亂。或勸楊駿焚雲龍門。駿不從。

因敗死。

駿惜雲龍門。嶠焚朱雀桁。唯斷與不斷。瞬息殊敗成。

祖逖

未顯病無事。既榮憂有事。荒雞起舞人。對鑒驚顛悴。

孫盛。盛著晉陽秋。直書枋頭之敗。桓溫囑盛

子乞改竄。盛不聽。更寫兩定本。寄之遼東。

史權誠可畏。千歲證時事。宣武回天威。不能易一字。

其二

人君現在權。釋氏未來權。過去權誰執。史官獨得專。

謝安石。安陟遊東山。先天下之樂而樂也。基

賭別墅。後天下之憂而憂也。憂樂先後。與范文

正公相反。雖然。新亭抑桓溫之篡奪。淝水挫苻

是史筆之所
以可畏

定案
亦創亦確

堅之入寇。再定晉室。其功視文正公。殆百其倍矣。司徒昱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中丞嵩曰。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時人。之望安石。亦復如是。先憂與後樂。不若與人同。携岐東山客。從容奏偉功。新亭溫意銷。淝水堅膽落。何必先憂憂。亦何後樂樂。石虎石宣出獵。戎卒十八萬。虎從後宮。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

殘暴之人往往有癡想

若用紙泉恐僧衆不默許

棘奴一作難。石氏子孫殫。呆想凌霄觀。恰作蜃闕看。梁武帝。帝以一空函。殺三將。取二大鎮。其事雖巧。不仁亦已甚矣。智濟不仁質。篡齊多詭術。暮年慙悚深。一心抱佛膝。其二。帝捨身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僧衆默許。捨身奴佛壘。贖費可撐天。彼土銅無用。不如施紙泉。其三。帝聞臺城陷。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何恨。得失自我為。我心何恨之。誰知茲決斷。已定捨身時。

陶弘景 弘景愛松風。庭園皆植松。國家每有
大事無不先諮。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松翠眼中冷。松濤耳底清。詔咨無所暮。猿雀亦不驚。

馮道根 起句用道根語。道根在遠州。啓事希
簡。結句乃用帝語。

怯防勇戰鬥。能斷又能謀。所以其攸在。帝忘有一州。

陳后主 帝製新曲。起三閣。縣楣欄干。皆以沈
檀為之。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日暖沈檀香。風微新曲颺。三閣花如海。君王憑隱囊。
張麗華 晉王廣欲納麗華。囑高穎留之。穎不

此人可想

奇論

聽斬之青溪。是恐因獨孤后有密旨也。當時廣
若納之。則獨孤大怒。廣決不得奪嫡。麗華之死。
廣之大幸。而揚家之重不幸也。

阿嬖納麗華。安得訛巴巴。高公都不解。濫殺誤揚家。
其二

亦鍊

張生陳國亡。張死揚家亂。青溪一朶花。開落共悽惋。
韋孝寬 孝寬蒜髮之年。擊破義旂。凱旋逾月。
卒。又明年楊堅篡周。

盡心破尉遲。一旦絕周祀。盍倣灌嬰為。與齊誅呂氏。
唐太宗 胡首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

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

參天可汗道郵驛似星羅。髣髴聖恩威。洽不復見荷戈。

高宗 鏡殿成。帝與劉仁軌視之。仁軌下殿驚

走。帝怪問之。對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適視四

壁有數天子。帝命剔去壁鏡。

仁軌好諷諫。雉奴頂上砭。如何去殿鏡。不撤牝雞廉。

玄宗 自帝夢玄元朝野貢夢安祿山亦奏李

靖李勣從臣求食。

自一夢玄元無言非夢言。夢中又占夢。天寶夢乾坤。

肅宗 上皇至咸陽。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

新想

及二奸間之
則殆如二人
讒人真可畏
哉

馬趨進拜舞。上皇降樓撫帝而泣。帝捧上皇之

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著之。帝伏

地固辭。上皇不聽。帝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

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

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

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克復清京師。奉迎孝道熙。無那悍后讒。南內浸龍祭。

文宗

上林花落盡。輦路秋草生。悲夫萬乘主。觸目皆詩情。

李林甫

湊合妙

詠史

世

老奸伏馬喻。臺諫鎖喉唇。秦世鹿為馬。開元馬擬人。
楊貴妃。妃忤旨送歸私第。妃對使者涕泣曰。
妾罪當死。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
賜。不足以為獻。唯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
剪髮一縷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妃子巧媚道。雲鬟自剪秋。誰識一縷髮。焚撓四百州。
郭汾陽。魚朝恩多方謀陷公。終不能加些毫。
公德量可想。

金鏞重萬斤。顯若懸魏闕。魚豎不知量。蓬筮求吼發。
陸宣公。公進改元赦書曰。知過非難。改過為

哀痛一詔能
動人若此夫
政也者蒲蘆
也豈不信乎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書至精。止於知
過言善。猶願聖意更思所難。

斯民無古今。拜詔齊垂淚。哀痛一封書。四方知向義。
宦者楊復光。復光起義。分八千兵為八部。與
李克用誅黃巢。

八部八千兵。力戰斃巨鯨。羞殺于思黃。貂璫復帝京。
張志和。顏真卿刺湖為志和。更易敝舟為浮
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
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汎宅任風吹。孱顏左右移。嶂鳩汀鷺外。唯聽甲賢知。

詠史

世

後唐太祖

一受蛾眉賞。晉陽兵氣衰。恰同源左將。拜賜勾當時。
 明宗。帝目不知書。四方奏章。皆令安重晦讀之。重晦亦不能盡通。乃奏請。臣徒以忠實得典。樞機。願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帝。君相沒文字。結髮長軍營。所以明宗政。有同月夜明。後周太祖。威凱旋。賞賜巨萬。辭曰。期年克一城。何功之有。鎮安京師。居中諸臣之功。請徧賞之。又議加額。方鎮辭曰。位在臣上者。未有封土。請徧賞賜之。於是衆心歸威。募資成矣。蓋方劉

議論自好

氏。番賜之日。而有此事。所謂飢者易為食也。

迺年克一城。濫賞徧天下。官物買官家。雀兒真黠。賈世宗。帝與將相食於萬歲殿。曰。朕於宮中。食珍饌。深愧無功於民。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又曰。吾聞佛志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論亦確

宸衷在濟民。推已及能仁。所以毀銅像。鑄成幾萬緡。其二。帝救天下寺院。非救額者。悉廢之。存者。僅僅二千六百七十四爾。

毀存因救額。佛頂喪圓光。哿矣柴天子。片言提紀綱。
其三 有請麓器樣者。帝批曰。雨過青天雲破
處。這般顏色作將來。

雨過雲破處。秘色翠將流。吾見柴窰美。乃知庶政修。
王朴 朴獻平邊策。其論時勢攻守次第。一一
如描。五季至文。

文伯蕩清策。盡之四百言。謀臣方寸腹。吞吐幾乾坤。
王衍
玩珍沽戰馬。獲利固無垠。何事與麤薄。自為入草人。
錢鏐 鏐受梁冊。封為吳越國王。

淮陰登壇言
武侯草廬對
英傑經濟自
有一定見文
伯一策可匹
二公彼臨事
東掩西捨者
豈能濟事哉
以有用易無
用入草與麤
薄古今同慨
未可獨咎二
主

萬弩射潮頭。潮頭為辟易。惜摧海若威。不卻朱三冊。
花蓋夫人

武弁都無膽。文官渾乏墨。夫人廿八言。濯出錦江色。
宋太祖 帝即位在建隆元年正月。

陳橋鼓角振。霞氣滿天春。醉夢未全醒。黃袍已被身。
真宗 注輦國遺使入貢云。其國去京師四十
一萬一千里。

帛書誣上天。注輦誣下地。欺已又欺民。三才夢耶醉。
其二 帛書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睿。居其
器守于正。讀訖盛以金匱。

上天縱有書用韻是何事。姦細擁驕君。舞毫無不至。
仁宗 帝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不欲
植花卉。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因減歲
租。

是仁宗之所
以為仁也

詩人采薪之
意

不復栽花卉。唯觀麥浪黃。寶岐憂恤意。冊禩得豐穰。
徽宗 命僧稱本姓。道君廿五年。唯是為佳制。
其二 天津杜宇啼。花石銜觴。泝良嶽。切將成。鑿輿濕草露。
張詠

為明珠而不
言如此心腸
雖無明珠亦
必不言

斬謂謝天下。斬詠謝丁謂。忠臣臨死言。千載有生氣。
王旦 真宗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
孥共之。發視皆美珠。自是天書之事。不復異議。
尊酒化明珠。腐爛王相腸。從斯封祀始。天下苦奔忙。
林逋 天書一降。中外若狂。山澤隱士。亦爭出
廬。從駕封祀。唯逋方此之時。足不及城市。二十
年遺稿。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
真隱不忘國。何曾慕果哉。作詩論禪祀。姑侶崔兼梅。
王安石 安石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

宗不足法

荆公三不足打壞忠厚俗人心先變遷而有青城辱

司馬温公

洛陽花竹秀亦多賢士廬獨樂非公意纂成資治書

邵康節

草軟挽車穩花深鳥語啾童兒門相竅行窠處處皆

程明道先生擔當斯道憂世之切有吾輩激

成新法之語而後人或以為有語病未得窺先

生抱負之重也

熙寧新法行吾輩激成之此語有深味孰知君子悲

此語實可味

今世儒家而
耽蘭學者亦
有此說吁

蘇文忠公

蛟鄉這萬死便殿奉恩旨金蓮歸院時奎壁更鮮美

李忠定公公在靖康建炎天下所倚賴而為

汪黃所擯出為宮觀使

廷對言言珠上書字字淚天棄趙家否斥為宮觀使

宗忠簡公

精忠貫日月意氣吞胡羯惜夫恢復機命竭才不竭

岳鄂王

李綱薦宗澤宗澤擢岳飛靖建三名將相承傳鼓旂

韓蘄王公解兵卧家口不言兵事優游西湖

可浩歎

千載之下使
識者氣凋喪

不負所知

以避賊檜毒手。

騎驢又弄航。携酒日相忘。西湖楊柳翠。不似戰塵黃。

秦檜上檜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語。聳動朝廷。然

終不見有些効焉。

六代分光世。實為南自南。趙氏今修貢。秦相不識慙。

其二

下令禁野史。欲蔽其姦究。恰是偷鈴人。駭聲掩兩耳。

張南軒。陸象山。

南宋無才相。相才乃有之。敬夫兼子靜。並具燮調資。

賈似道。襄陽屢報急。似道日與群妾踞地鬪。

讀此詩益見子產不毀鄉校之賢。忘人言者宜三復。

蚤。

樊襄圍日急。五歲戰塵黃。師相不之省。團欒事鬪醬。

李全。楊妙真。全夫妻據淮壘。所向稱臣。以

宋金蒙古為三窟。

雙拂梨花槍。繡旗楊四娘。稱臣無定主。三窟兩鴛鴦。

其二。妙真欺夏全。偽言李全已死。願委兵衆。

引夏入城宴樂。因奪夏衆。夏走死。

朱唇欺夏全。春夢結鴟絃。絃斷繡旂簇。駭將喪淮壘。

慕容玄恭。耶律遜寧。

誰道穹廬人。無才兼將相。玄恭與遜寧。萬里鐵防障。

文妃瑟瑟女貞之亂境土漸蹙妃悲帝斥忠
良用姦宵國事日非作歌二篇諷諫首篇曰勿
嗟塞上兮暗黃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
姦之路兮選取賢良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
之捐身可以朝清塞北兮夕枕燕雲天祚銜之
賜死

此歌誦於今日可為殷鑒

其二

遼家惟瑟瑟蜀國一花蓋家國就亡時人才鍾女子
金帝亮亮將伐宗題詩屏上有立馬吳山第

天地英靈之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所以為衰世

一峯之句

吳山第一峯立馬頰臨安都付一場夢驚波江月寒
元世祖帝寇日本麗王請為東道主
高麗導元兵背吾神后盟豐公西討日何不以為名
成宗帝命大臣從西僧受戒廣寒殿代帝出家

恨當時無新城三老

宰臣奉詔旨代帝受僧規猶勝梁陳主捨身為佛廡
頌帝帝擇宮人美而善淫者教為天魔舞
沈涵酒色海拋擲國家憂天魔樂未闕明騎入通州
劉秉忠禿顱被緇以事世祖奠都燕京建國

號年名皆其所定。

被緇列鼎司廷議從儒規長齊藏春塢功名付妙詞。

劉因 馬端麟

靜修傳孔道貴與著通考古者不召臣必遺世主寶。

明太祖 漢明二高之屠戮功臣並出于憂二

惠仁柔不能駕御諸將。

匹夫君率土漢祖與明祖斬刈諸功臣亦無如二主。

建文帝 金川門陷少監王鉞曰先帝升遐時

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碎篋得剃刀袈裟度牒

三。

百物濫惡識者所痛心

建文真弱主宜傳虎羆臣乃祖恣屠戮徒遺難漆巾。

宣宗

欲知宣德政宜見百工精鍾蓋香鑪類銅色與金爭。

憲宗 萬妃死年六十六帝大慟曰我亦不久。

後數月崩殂。

廿六待楓宸專房三十春純皇真異嗜徧愛白眉顰。

世宗

佛顱焚午道金像從銷錠何事迷方士雷壇擬九重。

熹宗 元順帝稱魯般天子帝有梓人皇之稱。

魯般天子後更有梓人皇工想終何益斧斤毀四疆。

好對

好笑

姚廣孝。成祖南伐。廣孝以方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

漸。子絕矣。

衍公雖嗜殺。尚有愛才情。文皇南下。日懇懇囑方生。

世六其二。起句用相人語。

病虎目三角。相人比秉忠。這般醜和尚。還奏帝蕩功。

景清。平景清。欲刺源右府。事覺薰日流。日州。

景清。平景清。和漢揭芳名。一樣鐵肝膽。何論事不成。

東湖樵者。聞建文崩。自投東湖而死。

湖上一樵者。帝力何在哉。捐軀從大義。千載名不苔。

解縉。成祖欲易太子。問縉。縉對曰。好聖孫。太子因得不易。

文士其辭簡。何須累百言。挽回英主意。不過好聖孫。

于忠肅公。衆多主和。公獨排衆議。曰。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

忠肅一腔血。灑銷狡虜塵。彼哉徐石輩。幸難計肥身。

李東陽。東陽歷事三朝五十年。清節不渝。罷

政居家。請詩書篆者。填塞戶限。一日夫人方進

紙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

魚菜耶。乃欣然命筆。

魚菜耶。乃欣然命筆。

十年端揆尊潤筆給晨昏誰知錢世界有此清貧門
 徐階公張居正天階代倭嵩書直廬曰以威福
 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居
 正代階力事操功復三還於相府而國勢再振
 文貞專敬勅大岳事操持二相所為異彼斯亦一時
 戚繼光
 千里成樓聯森然鐵裏障南塘在薊城勁虜移金帳
 秦良玉良玉石砭土司親率家兵解蜀圍復
 重慶誅楊應龍崇禎末屢摧闖寇勤王築大凌

大臣殉國之
 饒莫盛宋明
 亡時而承宗
 之外尚有思
 可法瞿式耜
 之諸公擔當
 國事死生不
 變蓋由講道
 學之精也

河城國亡畢生不易明服章
 僚及無完師闖魁避繡旗上書論事勢一一如著龜
 文忠孫公宰相出征摧挫勁虜者在宋有李
 忠定公地位功績同忠定而公致仕邑居率家
 人防戰死之為異也已
 家居遭鼎革完操已為忠况復禦清寇闔門為鬼雄
 魏忠賢
 劉瑾慕王振忠賢慕劉瑾一璫險一璫朱氏終灰燼
 宮人費氏城陷費氏投井中賊引出欲汗之
 費氏偽言我青霞女主將見自成自成與之隊

將費陰懷已首刺隊將喉自殺

自譌青霞主潔身刺賊喉惜不刺自成而復蕩天仇

鄭成功

稟生君子國英武匪無由淬及東方水快斫西瓜頭

先生嘗有史評著抉摘史事誅姦褒忠無復

餘蘊今亦有此著益其餘事耳然手眼開著

文觀破隱微議論多古人不道及者敬服敬服

壬戌春三月望北越笠松謙僭評

邨嘉平刺

